

少年
張沖
六
章

杨争光 著

少年
张冲
六章

杨争光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年张冲六章/杨争光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3

ISBN 978 - 7 - 5063 - 4942 - 0

I. ①少…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8761 号

少年张冲六章

作者: 杨争光

责任编辑: 朱燕 汉睿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00 千

印张: 17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942 - 0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开头 /	1
第一章 他爸他妈 /	3
第二章 两个老师 /	66
第三章 几个同学 /	126
第四章 姨夫一家 /	149
第五章 课文 /	169
第六章 他 /	238
作者备忘 /	264

开 头

我想说说少年张冲。我一直想说说他的事情。我怕我说不好。每一次想说点什么的时候我都怕我说不好。但我还是想说说他。

他们说我喜欢胡拉被子乱扯毡。我说也许吧也许，被子是人盖的毡就在人的屁股底下为什么不能拉一下扯一下？

他们说你提起刀往肉上砍嘛你开门见山。我说一块肉砍一刀是不行的得砍许多刀先砍哪一刀呢？我说不是所有的门一开就能见着山也许山恰好在窗户的那一边，何况开门也不一定非要见山。见水不行么？见一棵树不行么？见人呢？见鬼呢？

事实上，张冲家在村子里，开门开窗户都见不了山。

我先不开门。我先说门里边的。

门里边就是张冲他爸他妈——



第一章 他爸他妈



“他不是我尿日下的”

张冲他爸张红旗是从清早起来以后开始走步的。他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从屋子到院子从院子到屋子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就这么来回走，像得了走步症一样，不吃不喝，走过了早饭时间，走过了午饭时间，依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还在走。

张冲他妈文兰一直跟着他。张红旗走了多长时间，她就跟了多长时间。

她到底还是跟不动了。

这不奇怪。这就像疯子发疯的时候，比常人更有力气一样。何况，文兰并不比张红旗更有力气。就算文兰很有力气，就算文兰和张红旗一样也忘掉了饥渴，她要跟着一门心思走步的张红旗走步，到底还是跟不动的。

她站住了。

她鼓着力气喊了一声：“我腿困了！”

张红旗没听见一样，还在走。

走步和散步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张红旗这样的走步，脚上带着风，一步不停，快而不乱，一样的节奏，一样的脚力。如果只在原地，不来回走，就该叫踩踏。

腾。腾。腾。腾……头上满是渗出来的汗珠子。

文兰又喊了一声：“头上那么多汗难道你不难受？”

腾。腾。腾。腾……

“你不难受我看着难受！”

腾。腾。腾。腾……

“难道你不放电影去了？”

腾。腾。腾。腾……张红旗绕着那块槌布石头转圈子踩踏着。院子正中有一块四方四正的青色槌布石头，断成了两截，呈V字形折在四个砖头摆成的腿子之间。

文兰不跟他了。她觉得跟着他绕着槌布石头腾腾腾腾转圈子太可笑。还有，凭她的经验，张红旗的走步要走到尾声了。

她没有想错。张红旗又绕了三圈，然后就走到了院子的东墙根前，停住了，长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大叫了三声：哎！哎！哎！短促而有力。然后，又用他的头朝墙上连撞了三下：咣！咣！咣！同样短促而有力。

文兰这才知道，她只想对了一半。张红旗的走步确实停止了，但张红旗停止走步以后的哎哎哎和紧接着的咣咣咣却是她没想到的。更想不到张红旗的三声哎是后边那三声咣的前奏。

她立刻直了眼，同时张大的嘴里像蹦豌豆一样喷蹦出一串声音：

“哟哟哟哟……”

只听声音不看表情身形，会以为她在叫床。文兰叫床叫到了高潮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但眼睛是紧闭着的，身子在张红旗的身子底下，头朝一边偏拉着，拉皮筋一样，边叫边拉：“哟哟哟哟……”

张红旗用一只手扶着墙，伸出另一只手，朝文兰撮了一下手指头，制止了文兰的惊叫。文兰收住了声，嘴还是张着的，眼睛也张着，看着张红旗。她想过去扶他，看张红旗没有让她过去的意思，就没动。



第一章

“他不是沉迷于‘网’”

张冲他爸张红旗从清晨起来就开始走步。他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从屋子到院子从院子到屋子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就这从来回走，像得了走步病一样。^{不是不喘}走过了早饭时间，走过了午饭时间，依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还在走。

张冲他妈文兰一直跟着他。张红旗走了多长时间，她就跟了多长时间。

她到底还是跟不动了。

这很奇怪。这就像疯子发疯的时候，比常人更有力气一样。何况，文兰并不比张红旗更有力气。就算文兰很有力气，就算文兰和张红旗一样也忘掉了饥饿，她要跟着一个心思定定的张红旗走步，到底还是跟不动的。

她站住了。

她鼓着力气喊了一声：“我腿困了！”

张红旗没听见一样，还在走。

走步和散步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张红旗这种的走步，脚上带着一股劲，快而不乱，~~像风车一样~~^{一样的}节奏，一样的脚力。如果只在地面，不来回走，就谈叫踏步：

月磨。月磨。月磨。月磨^{……}头上落下来许多珠子。

文兰又喊了一声：“头上那么多汗珠子怎么不难受？”

月磨。月磨。月磨。月磨……

“这不难受我看你怎么难受！”

月磨。月磨。月磨。月磨……

事后想来，张红旗是对的，要扶一个使劲撞过墙的人，墙比人要稳要牢靠得多。

“晕了？”

让墙扶着他的张红旗没点头也没摇头。

“疼不？”

张红旗让墙扶着他，一动不动。他在等待。文兰不再问了，和张红旗一起等着，等张红旗的晕和疼从他的头里边慢慢往下沉淀，消散。

就这么，张冲他爸张红旗和张冲他妈文兰，一个让墙扶着，一个在院子中间站着，等着，很安静。太阳像路过的，一边往西走一边看着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心没心地有点狐疑有点遗憾地走远了。

这就到了傍晚。

张红旗的晕疼终于过去了。不再晕疼的张红旗把自己从墙上推开，大踏着脚步进了屋，蹬掉脚上的鞋，跳上炕抡开被子，把他的身子和头一起捂了进去。

文兰化了一茶缸蜂蜜水，端着，坐在炕沿上，隔一会儿摇一下被子里的张红旗：

“起来嘛起来喝几口蜂蜜水你一天没吃没喝了我手都端困了嗯啊。”

文兰不只是让他起来喝蜂蜜水。双庙村死了人，明天一大早入土，张红旗今晚要去给人家放电影。

“起来快起来应人事不误人事天快黑了误了人家的事咱就不诚信了嘛嗯啊。”

文兰没说吃饭，因为请电影的不但出钱也管饭。

“嗯啊嗯啊快嘛蜂蜜水凉了对胃不好嘛嗯啊。”

张红旗是突然从被子里坐起来的，不但吓了文兰一跳，也撞着了文兰端着的蜂蜜水茶缸。茶缸像受惊的麻雀一样从文兰的手里飞了出去。

“哟哟哟哟！”文兰趑着身子跳了一下。

“咣当”，茶缸撞在了墙上，滚到了屋门边的地上了。

“你听着！”张红旗终于出声了。

文兰把眼睛从茶缸转到了张红旗的脸上，手捂着胸口，想让蹦跳的心跳得平稳一些。没法平稳，因为她看见张红旗不但脸色很吓人，还用手指头指着她的鼻尖：

“他不是我尿日下的！”

这就是张红旗出声以后说给文兰的话。

然后，张红旗像敲鼓一样点着手指头一字一顿地又说了一遍：

“他！不！是！我！尿！日！下！的！”

文兰立刻蒙了，眼睛不聚焦了。她恍恍惚惚看见张红旗掀掉被子，跳下炕，分别找到他的两只鞋，把脚塞进去，出屋去了，好像在发动他的三轮摩托车。

文兰很快就从恍惚中醒过神来：“为啥？”

她冲到屋门外，看见大门已经打开，张红旗骑在三轮摩托上，正点火摇手把。

“为啥不是？哎？”

文兰满脸涨红，又一次向张红旗发出愤怒的质问。

又加了一句：“你得给我说清楚为啥不是！”

张红旗没有理会，也不屑理会。他和他的三轮摩托带着那台16毫米电影放映机从大门里呼啸而去。

文兰追出大门，大声叫着张红旗的名字：

“张红旗你也给我听着，他是你尿日下的！”

她不知道张红旗听见没有，总之，直到看不见了，张红旗也没回一下头。

这时候的文兰已不只是愤怒了，因为张红旗的话以及说话的态度不仅歪曲事实，也使她受到了羞辱。两种情绪交杂在一起，都很强烈并相互作用着，可以简称为羞愤。

储蓄及储蓄的威力

张红旗从走步叫喊撞墙到指着文兰的鼻子说“他不是我尿日下的”，并非装疯作怪，而是情绪储蓄的一次爆发。他有储蓄的习惯。他的储蓄是多种多样的。他多样的储蓄得益于童年的经历。

那时候，谁能往自己的胃里多装进一些吃物，哪怕是一碗稀汤，哪怕是半截胡萝卜，或者几片菜叶子，谁的腿脚就能比别的人多坚持一会儿，即使要昏倒，也是最后一个。

这就是上世纪全中国人民饿肚子的那几年，饿死过几千万人，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也叫“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的张红旗虽然只有几岁，但记忆是清晰的，是过来人。

不是所有的过来人都能从特殊的经历中得到特别的启示，把往胃里多装吃物和储蓄连在一起，并养成储蓄的习惯。张红旗他爸张贵民就没有。他也往自己的胃里储蓄过吃物，并因此获益，但他的获益只是即时性的，没有对将来产生影响。产生影响的是他的儿子张红旗。

既然储蓄可以使人获益，为什么不能养成储蓄的习惯呢？

张红旗养成了，并发扬光大了：储蓄食物，储蓄钱财，储蓄情绪，储蓄精力。他不知从哪儿得了一样知识，认为男人的精力和精有关，性与命有关：精力精力，有精才有力；性命性命，没了性也就没了命，活着也是白活。就因为得了这样的知识，“精”也在他的储蓄之列。他经常把养精蓄锐改说成蓄精养锐。

事实上，张红旗的每一种储蓄都在他人生历程的节坎上显现过威力。

以钱财来说，没有钱财的储蓄，他就不可能盖房娶媳妇，不可能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村上第一个买奶牛的人，不可能拥有一台16毫米

电影放映机，使他成为方圆十几个村庄人人皆知的“放电影的张红旗”，不可能在更晚一些的后来在他家旁边另盖一间屋，让它成为村里的小卖部。

甚至，比他小八岁的文兰也不会嫁给他的。

张红旗三十岁才结婚。这么晚结婚，在他和他的家人，都是不太光彩的。怪谁呢？都怪他自己！这是他爸张贵民的说法。“他名声大嘛。他驴日的从小就有名声了嘛。”每一次提亲失败，他爸都会这么说。也有村人点头。可见，村人是认同他爸的说法的。

他自己呢？他会摸着后脑勺给村人和他爸笑。他说就是咱小时候没把形象工程做好。他爸说你看你脸皮多厚你还笑。他说那我也不能哭啊要是能哭来一个媳妇我就从早到晚天天哭。又说，我不是在重做形象嘛。

张红旗的少年时代是在举世瞩目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也是青少年的狂欢。也有人把那一段时光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也上学，但主要是狂欢。直到中学毕业，张红旗都是村里的娃娃头，经常领着村里的孩子剗草拾雁粪，和外村的孩子们开火。远距离开火的武器是弹弓砖块石块瓦片，近距离用镰刀和小铁铲，扭在一起了就用腿脚和拳头。在一次近距离开火的时候，张红旗把他剗草的老笨镰撇了过去，镰刀砍进了一个孩子的脚后跟，小孩因此成了跛脚。在另一次近距离开火的时候，他情急之下使用了远距离开火的武器，撇过去一块石头，让一个小孩成了终生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人。就凭着这一镰一石，张红旗有了名声。

名声也是一种储蓄，可称之为声誉储蓄。当然，那时候的张红旗还没有后来的储蓄意识，但没有意识的储蓄不会因为没意识而失去它的作用。张红旗从二十岁开始提亲，历经十年，每一次引来的都是对方的一串惊呼：啊啊是南仁村的张红旗啊，啊……然后是摇头，一边摇头一边支吾，然后就没有了后续。直到三十岁的时候，他才遇上了文兰。

文兰她爷死了，请张红旗放电影。张红旗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

他带去的是一部老电影，叫《柳堡的故事》。放完电影吃饭，是文兰招呼的。文兰穿着白孝衫，头上顶着一方孝巾，前边坠着几个小棉球，用张红旗后来的话说，就是可好看可好看，但眼睛哭肿了。她把饭菜放上桌子，转身要走的时候，张红旗突然冒了一句：

“别哭啊你。”

文兰站住了，扭头看着他。他就不失时机地又说了好几句。

他说：“你爷都活过八十岁了，是喜丧啊。”

他说：“喜丧当然也要哭但不能你这么个哭把好好的一对猫眼眼哭成了肿眼泡儿。”

他说：“当然好看的眼睛哭肿了也还是好看的我只是说你哭的时候要想着你爷是喜丧。”

他又用刚放过的电影比例子，说：“你看电影上那个姑娘，心上人要去打仗了，人家还踩着风车唱歌呢。这就叫乐观向上。”

“你可真有意思。”

文兰离开的时候也说了这么一句。

就因为文兰的这一句话，张红旗上心了。

这时的他也有了上心的资本，奶牛呀，放映机呀，三轮摩托呀，都是。

然后，上了心的张红旗就展开了全方位的努力，到底把水萝卜一样的文兰娶到了他家的炕上。

然后就是新婚之夜。

据对门的二嫂菊艳说，第二天大清早，她看见新娘文兰头发蓬乱衣服不整是扶着墙从新房里一步一步挪出来的。她哟哟哟惊叫着跑过去问文兰：咋了你咋了白天还好好的一晚上就咋了嘛！她上下打量着文兰，这才发现文兰不光是衣服和头发不对劲，腿脚也不对劲，软得像面条一样，扶着墙不敢松手，一松手就会溜下去。

“咋整的红旗咋整的嘛。”

二嫂胡乱扭着头想看见红旗，没看见，就又看文兰了。

“咋整的？”

二嫂一脸的关切。

文兰的回答像微风一样轻：

“他说他有三十年的储蓄，我以为是钱……”

文兰给了二嫂一个笑。

二嫂愣了一会儿，突然明白了。她啊哈哈啊哈哈笑着叫着拍屁股打腿一直笑跳到了街上，还在拍着打着叫着笑着，足足笑了半个时辰，把她自己和整条村街都笑圆了：

“啊哈哈你个张红旗……啊哈哈好你个张红旗……”

菊艳二嫂的这番说辞很快在村上传布开来。这是一种享受，因为说者和听者都在说听时加带了自己的经验和想象。有人想让这种享受升级，就拉着二嫂找红旗和文兰对质。二嫂就会把她的说辞重说一遍，说完后还会加一句：文兰你敢说我是胡编的啊哈哈。

文兰好像在极力否认：咦，二嫂！咦，二嫂！

脸红到脖子和耳朵了，伸手要捏拿二嫂。二嫂一下一下往后闪着：你敢说你头发不乱啊哈哈……你敢说你没扶墙啊哈哈……

张红旗不承认也不否认，摸着后脑勺在笑：嗨，嗨嗨，嗨嗨。

文兰可以否认二嫂说辞的真实性，却不能否认张红旗储蓄的威力。她不再扶墙了。她很快就感受到了只有女人才能感受到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快乐。她很会享受：哦，啊，噢噢，哟哟哟……

她叫床的声音比唱戏还要复杂，比唱戏更具表现力，分不清是花音还是苦音，让满身汗水的张红旗心里忽儿忽儿的，像贪吃的孩子，越吃越香越想吃，抱着碗不愿松手。

“我就爱听你这声！”

“哦哦……”

“你可真是个水萝卜！”

“噢……”

“我真想咬你我要咬了啊——”

“哟哟哟……”

文兰像拉皮筋一样扭脖子了。

结果是女儿梅梅的出生。

然后，张红旗他爸张贵民就搬出去和大儿子住了。

有人问张红旗：“知道老两口为啥要搬走么？”

张红旗说知道。

“为啥？”

“不告诉你。”

又问：“知道你妈是咋说的？”

“咋说的？”

“你妈说她生了几个娃连个声气也没有，你和文兰每天晚上驴踢仗一样又踢腾又喊叫，生了一个，还是个女的！”

张红旗说：“就是就是，我爸说我妈想让文兰生男娃。”

有些话张红旗是在心里说的：“说驴踢仗一样也没错。说踢腾和喊叫与成果的大小和理想的程度不成比例也是事实。我蓄精养锐嘛。我继续嘛。老人听不惯儿媳妇的叫声是可以理解的，人和人不一样，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人更不一样。”

张红旗这一次的蓄精养锐和他近十年娶不到媳妇的蓄精养锐有某种相似性，但性质完全不同。娶不到媳妇你不想养也得养着。有媳妇了生了一个女儿立即被上了环，上环虽不影响房事，但会影响房事的成果，而张红旗是要成果的。为了将来的成果，就需要蓄精养锐，能不浪费就尽量不浪费。这就是不同。也是被迫的，无奈的，但被迫和无奈的同时又有他自己的主观故意。

不就五年嘛，五年只是十年的一半，我憋着。

文兰是配合的，在享受和成果之间，文兰和张红旗一样，更看重成果。

那就憋着吧，尽量憋着。

这很难。尤其是晚上，尤其是红旗的手不由自主地捂在文兰的奶上揉捏的时候。他只揉捏不出声，也不让文兰出声。他说你一出声